

抱著葉卿，背上背著雙劍的長孫靖正施展著輕功，不停的在林間穿梭。

葉卿目前的傷勢並不適合這樣奔波，只是眼下情況容不得他們選擇——兩人正在躲避來自浩氣盟的追捕。

稍早前，長孫靖正一如往常的陪葉卿在小院裡曬太陽，消失了好一陣子的楊靜姝卻忽然出現，身後還跟著幾個浩氣盟中人。

當初在楊靜姝表示要告發之後，長孫靖沒有猶豫太久，便做好了覺悟——若是盟裡真的介入，而且是會讓葉卿陷入危險的局面的話，那麼視情況，他會與來人動手。

其實長孫靖也沒有天真的以為換個地方躲避便能高枕無憂，所以他看到義妹時並沒有很意外，只是他沒想到會來這麼多人。畢竟一般而言，像他這種對盟裡來說可有可無的人，浩氣盟大可直接將他除名便是，他也不知自己一介無名小卒究竟何德何能，竟讓盟裡調了這麼多人來抓捕。

很快的，他的疑惑便有了答案，只是這答案令他更摸不著頭腦了——那幾人提的罪名並非他藏匿惡人，而是偷取盟內的機密情報。

這讓長孫靖簡直莫名其妙，畢竟他入盟後也不是很積極的在參與陣營，因此就連浩氣盟總部所在處的地形都不是很清楚，更遑論接觸機密情報了。

話雖如此，那幾人卻也不給他解釋的機會，只表示有什麼話回盟裡再說。

不知為何，這些人倒是沒提到葉卿，也不認識他，因此見了葉卿也只把他當作不相干的外人。雖然不曉得義妹為何沒有向上頭提葉卿的事，不過這倒是令長孫靖稍稍鬆了一口氣。

雖說長孫靖相信盟裡應該能還自己一個清白，但一思及若自己跟著這些人一走，仍未傷癒的葉卿便必須獨自面對早已起了殺心的楊靜姝，如此根本有如刀俎上的魚肉，他不能離開，因此他在幾人的圍攻下奮力殺出重圍後，趁機帶著葉卿逃跑了。

照理來說，此地離惡人谷的據點並沒有很遠，長孫靖藉此機會將葉卿送回惡人谷據點，自己再回浩氣盟處理這件事，是最好的選擇，只是他一心只想著趕緊甩開追兵，再加上很怕那些人發現葉卿惡人的身分，因此在混亂中一時也沒注意方向，倒是離惡人谷據點越來越遠了。

帶著葉卿拼命跑了不知多久，長孫靖回頭看看身後，並未看到任何人，心想應該是成功將追兵甩下了，他便落了地，又找了一處大約半人高、還算平坦的大石，讓葉卿坐在上頭。

「還好嗎？」一面問著，長孫靖的目光一面隔著衣裳，在葉卿身上幾處尚未癒合的傷處來回逡巡。

經過戰場的九死一生與先前楊靜姝的那一齣，葉卿倒是有些把生死看淡了，因此即便落入了此等險地，也沒什麼緊張感，心裡只可惜著方才被長孫靖抓了就跑時，看到一半的話本竟沒有

隨手帶出來，甚至在被抱著逃命時，他還覺得有些好笑，明明是兩個身處敵對陣營的人，現在卻有如一對亡命鴛鴦似的。

兩手分別撐在身子斜後方，他視線落在長孫靖背上露出的劍柄，懶洋洋的答非所問：「原來你把我的雙兵藏在那裡啊。」

先前葉卿一直沒見到自己被藏起的雙劍，直到方才長孫靖帶著他逃離時，將雙劍也一併捎了出來，他才瞧見了。

「……」不知該如何接話的長孫靖別開目光。

只要長孫靖沒把自己的武器拿去融了，葉卿便也懶得與他計較了，他大發慈悲的轉移了話題。「所以這是哪兒？」

見葉卿這副悠閒的模樣，身上的傷應該是沒事，長孫靖便放心下來。讓葉卿在大石上待著，他自己在附近四處看了看。

正當他試圖辨認方位時，一道腳步聲忽然響起，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楊靜姝。

見到來人，長孫靖連忙一個箭步奔回葉卿身邊，並用身軀擋住了葉卿，以便義妹對他出手時，自己能隨時防禦。

楊靜姝一來見識過蒼雲防護陣的厲害，二來也不想放在心上人面前動手，因此並未出手，只是一臉擔憂的朝長孫靖道：「阿靖哥哥，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知道阿靖哥哥不是這樣的人，我幫你跟上頭求情，一定會沒事的。」

聽著楊靜姝那溫柔的讓人幾乎要陷進去的語氣，葉卿簡直要笑出聲，這還是他第一次見到這麼不要臉的人。他從長孫靖身後探出腦袋。

「哎呀，說的好像你很替你阿靖哥哥著想一樣，可不就是你去告發你阿靖哥哥的嗎？」

雖然起先聽見那幾人宣布長孫靖的罪名時，葉卿也是摸不著腦袋，畢竟他認識的長孫靖不是會幹這種事的，而且長孫靖這段時日幾乎天天十二時辰都在自己眼前晃，大概也沒空去偷那什麼鬼情報。不過在被長孫靖抱著逃跑的過程中，他很快便想通了——肯定是那瘋女人在搞鬼。

他想，八成是那女人不知用了什麼法子，讓浩氣盟的人誤以為長孫靖偷了情報，如此不僅能動用整個盟的力量一起幫忙找人，而且找到人後還能把長孫靖帶走，這樣自己這個廢人便隨那女人殺剛了。看來這瘋女人不只想要自己的命，而且還堅持要自己親手殺死，當真執著到可怕。

見義妹在聽了葉卿所言後目光有一瞬間變得有些怨毒，長孫靖不由微微皺眉。他稍稍抬起手臂，護住身後的葉卿，並微微偏頭朝他低聲道：「好了，你先別說話。」

這種仗著自己有靠山就欺負人的事，葉卿最愛幹了，尤其對方還是自己的仇人，哪裡能放過？因此他只當作沒聽見長孫靖所言。他又朝不著痕跡的瞪著自己的楊靜姝道：「所以我說你——唔——」

那張唯恐天下不亂的嘴被長孫靖伸手摀住了。

雖然葉卿下意識的就想如以前那般張嘴就咬，不過還好他想起眼下長孫靖正戴著硬邦邦的手甲，若真一口咬下去了，自己的牙大概就沒了，他只得抬起在長孫靖這陣子的悉心照料下勉強能移動的手臂，試圖扳開長孫靖的手。

長孫靖自然不會讓他如願，見葉卿還想使壞，他乾脆用拇指及中指輕輕扣住葉卿的兩邊面頰，不讓他掙脫。

「嗯！唔唔唔唔——」

看著葉卿即使被自己摀著嘴，也仍舊不放棄的拍打自己的手，同時咿咿鳴鳴的朝著楊靜姝不知說了些什麼，眉毛還跳舞似的挑啊挑的，配上那略帶嘲諷的眼神，不用猜也肯定不會是什麼好聽的話，長孫靖不禁一臉無奈，果真是自己熟悉的阿卿呢。

由於怕葉卿又做出什麼激怒對方的舉動，到時候義妹發怒起來，自己護不住他，長孫靖只得輕咳了一聲，並看了葉卿一眼，示意他別再節外生枝。

收到長孫靖帶有警告意味的視線，葉卿抬起頭，對長孫靖一臉無辜的眨眨眼，那雙眼裡明明白白的寫著「看我做什麼？有問題的明明就不是我呀」。

雖然嘴被捂住了看不出，不過葉卿那快彎成了月牙的一雙眼帶著明顯的笑意，是令長孫靖熟悉的狡黠，因此他不用猜也曉得，葉卿的嘴角肯定也是翹著的。先前每回葉卿捉弄他，或是做了什麼壞事時，被抓包時露出的就是這個表情，讓他恨不得把人抓來修理，卻又無可奈何。

另一邊，將這一連串互動盡收眼底的楊靜姝簡直快要發瘋。

長孫靖方才那句話聽起來雖然是斥責，然而那語氣裡的寵溺卻多的都快溢了出來，彷彿彈了彈葉卿的額頭一般，而在葉卿給出眼神回應後，長孫靖望著他時的眼裡也是滿滿的「真拿你沒辦法」，絲毫沒有責備的意味，那是他的阿靖哥哥從來不曾對他用過的語氣與目光。

明明兩人已經分別了如此之久，明明已經落入此等境地，然而面對著步步進逼的自己，兩人的互動依舊親暱，而且完全沒有他介入的餘地。

縱使心裡嫉妒得快發瘋，不過在葉卿落到自己手裡前，楊靜姝不能表露出一絲一毫，維持著表面的擔憂，他朝兩人邁出腳步。

看著往前走了兩步的楊靜姝，長孫靖空著的一手摸上了盾刀刀柄。不過因為他並沒有葉卿活絡的心思，因此不曉得正是眼前的人讓兩人陷入了如此境地，他只是單純的想保護葉卿罷了。

「……阿靖哥哥，你這是要與我為敵嗎？」

雖然已經不是第一次了，不過長孫靖的這個反應幾乎沒有遲疑，這令楊靜姝簡直不敢相信。

「義父仙去前親口說了，要你照看我，這就是你所謂的照看嗎？」說著，楊靜姝舉起先前被長孫靖打傷的右手。「我至今也還不能好好的彈琴！」

「……」緊握刀柄的手稍稍鬆了鬆。

「義父當初要你入盟，為守護天下太平盡一份心力，如今你不僅做出了有違盟規的事，還為了一個惡人對盟中同袍刀劍相向！」

聞言，被長孫靖用身子遮住的葉卿不禁翻了個白眼，這傳說中的義父生前不許他們倆在一起也就罷了，現在就連死後也方方面面都不放過長孫靖，可真是陰魂不散啊。

其實不用義妹喝斥，長孫靖也曉得自己方才究竟幹了什麼，然而那時他也沒想太多，只知道絕不能讓葉卿陷入危險，等回過神來時，自己的身子便已經先動了。

「……對不起。」低聲道了歉，長孫靖復道：「靜姝，阿卿他入了惡人谷不錯，可絕不是奸惡之徒，也從沒做過傷天害理之事，這點我可以用性命保證。」

聞言，楊靜姝心中的妒恨立時有如翻滾的岩漿般，他從來就不曾得到長孫靖如此為他說過話。在楊靜姝心目中，自己的阿靖哥哥一直都很溫和，雖然不會特別為了自己去做些什麼，然而對他的要求卻幾乎都不會拒絕，但就是這樣溫柔的一個人，竟然會毫不猶豫的對自己與盟中人動手，而且還是為了一個敵營的惡人。

聽著長孫靖為葉卿辯解，而後者就躲在後頭，大刺刺的坐著當甩手掌櫃看戲，就差沒翹著二郎腿嗑瓜子了，楊靜姝越發覺得葉卿面目可憎。

他覺得自己必須替阿靖哥哥找人醫治眼睛，否則怎麼會被這樣一個病懨懨的人迷得團團轉呢？或許真像師姐說的，惡人有什麼能把人迷的六親不認的媚藥？等支開阿靖哥哥後，他肯定要好好「問一問」這姓葉的，究竟是用什麼骯髒的手段，把自己的阿靖哥哥迷得唯命是從。

「關於偷竊情報一事，這其中肯定有什麼誤會，我自會與你回盟去說明。可是在那之前，我必須先安頓好他。」

「……別以為我不曉得你們原本是什麼關係！」見長孫靖話裡話外都將這公狐狸精擺在第一位，楊靜姝胸中翻騰的妒火簡直快要炸開，他終於忍不住指著長孫靖咆哮道：「你們兩個男子本就不應該在一起！大逆不道！成何體統！根本為世人所不容！」

聞言，長孫靖雖然面上未顯，但心裡其實很不痛快，畢竟旁人辱罵自己沒有關係，但不能這樣說葉卿。

經過這一系列的事件後，他如今才發覺，義妹好似忽然變了一個人般，似乎並沒有自己想像中那樣溫婉。

沒有對義妹所言作出回應，長孫靖只是聽似平靜，實則沉沉的道：「靜姝，我說了，等安頓好他，自會回去盟裡說明。」

若是他身後的葉卿，便能聽出這是長孫靖當真不悅了，大概與下最後通牒差不多意思，通常這個時候，葉卿便會立刻開始賣乖，視情況撒撒嬌、討好一下也成，可惜楊靜姝並沒有察覺，並且又一次的試探他的底線。

「如果……我說不呢？」楊靜姝又往前了一步。「你是不是就要為了他，不顧義父的教誨對我動手？」

這回長孫靖沒有出聲，然而再次握緊刀柄的手已經給出了回答。

「好啊、好……！」

怒極反笑的楊靜姝忽然往衣袖裡一掏，接著往上拋出了一樣東西。

望著那物體在空中炸開，長孫靖便知道這是在通知其他人自己的位置了，眼看追兵立刻就會趕到，他也不再與義妹廢話了，連忙朝大石上的葉卿伸出手。

楊靜姝自然不會讓長孫靖如願，為了拖住他，打算以琴音控人的楊靜姝端起了琴，然而長孫靖早就料到他會出手阻攔，因此在他端起琴的同時，便朝他扔出了厚重的方盾，巨大的衝擊力讓楊靜姝連人帶琴連退了幾步，而後跌坐在地。

「啊……！」

在方盾回到手中的瞬間，長孫靖立刻抱起葉卿，頭也不回的運起輕功離去。

惡狠狠望著逐漸遠去的玄色身影中透出一點鵝黃，追趕不及的楊靜姝最後咬牙切齒的仰天長嘯。

「姓葉的！我一定要殺了你——！」